

阴差阳错

还是自己的钱

■苑广阔

这天中午，办公室的大周举着自己的手机一脸惊喜地嚷着：“这是谁给我的手机充了话费啊，整整充了200块呢。”我们接过他的手机一看，确实是移动公司一条充值后回复的短信，表明有人通过网络银行给大周的手机上交了200元的话费。

因为我们的手机都没有开通这个业务，所以也不太明白这是怎么操作的。但大家都觉得这肯定是有人操作失误，给自己的手机充值时输错了手机号码，误充到大周的手机上。我们都估计等这人发现充错了手机，肯定要来问大周要钱。

大周说有人要就给他，没人要就自己用，反正自己现在也找不到人还钱。

过了好几天，都没有人联系大周。看来这人是嫌麻烦，不想要这200块钱了。

这下大周高兴了，因为是别人的钱，花起来不心疼，大周得空就用手机聊天，今天给这个外地同学打长途，明天和另一个“红颜知己”煲电话粥。没过几天，200元花费用去了大半。

这天中午，我们正在忙着，听见大周手机来了一条短信，大周看后，一脸沮丧，嘟囔着说：“完蛋了，完蛋了，花的还是自己的钱。”

我们都围过来，问：“怎么了，是不是人家来要钱了？”

大周把短信给我们看，短信上写道：大周好，我三个月前借你的200元钱，已经帮你充了手机话费了，你收到了吧？

弄巧成拙

没有出师

■刘晓先

到一家理发店剪发，老板把我迎进门后，对店里两个店员吩咐道：“我有事出去一下。小石，你帮这位顾客洗头，过会让小钱来剪。”老板出去后，小石一面帮我洗头，一面对小钱发牢骚道：“真是不公平，你刚学三个月就能给人理发，我学了快一年师傅却不让我剪。”我心里一惊，让刚学三个月的给我剪发，不是把我当试验品吗？洗完头，我对小石说：“还是你帮我剪吧。”小石一脸欣喜地答应。

我还没在理发椅上坐多久，便从镜子里发现我的头发在小石的手下变得越发参差不齐，我连忙提出异议，小石显得越发慌忙，几剪子下去后，我脑袋上的头发变得更不成样子。我正要发火，老板走了进来，向小石大吼：“谁让你给客人剪发的？”我不无气愤地说：“我让他剪的！你们店学了一年的人都剪成这个样子，你居然还让学了三个月的人给我剪发！”老板一愣，叹了口气说：“当初小钱的确只学了三个月就能理发，那是因为他悟性好学得快，而且他现在已经有两年理发经验了，这个小石是我侄子，脑袋笨，现在学了快一年，还没出师呢！”

尴尬一刻

孕妇

■史公新

昨天，我陪老婆去医院做孕期检查。到了医院的门诊二楼，老婆说：“你先坐在走廊里等我一下吧！”然后就一个人进了妇产科。这时，我看见旁边的一间房子里，好像也有几个孕妇在做产前咨询。

刚坐下不久，旁边那间房子里就走出来了一位孕妇。只见她一会儿扭腰，一会儿踢腿，一会儿又顺着走廊小跑了起来。最后，她停在一处窗口前，又原地不断地重复下蹲、站起、站起、下蹲的动作，累得满头大汗了，还是没有停下来。我十分不解——虽说孕妇要适当锻炼，但她这样也未免有点过火了吧！

老婆检查完出来之后，我就跟她说说：“你看这人怎么一点都不知道注意？眼看就快‘生产’了，怎么还做这么剧烈的运动？”

没想到老婆扑哧一下就笑了，她指着旁边门上的牌子说：“你也不仔细看看，她们是孕妇吗？”

这时，我才注意到门上方的那块牌子——减肥门诊。



人小鬼大

好词坏词

■尹玉生

三岁的女儿瑶瑶，聪明伶俐，能说会道，街坊邻居见面都要逗她几句。

“瑶瑶，你爸爸好，还是你妈妈好？”同事刘姐问。

“妈妈好。”女儿很坚定地回答道。

“你们家谁最懒？”

“爸爸最懒。”

刘姐逗完孩子，对我笑道：“看来你这个当爸的，在孩子心中的形象可不怎么好啊！”

一句话弄得我颇尴尬，妻子则在旁边幸灾乐祸、窃笑不已。我其实对女儿挺不错的，但在外面，女儿总是夸她妈妈，贬低我，童言无忌，我也无可奈何。

星期天，陪她们娘俩逛了大半天街，女儿走累了，坐在我肩膀上让我托着，妻子双手拎着两大包玩具、儿童食品和童装回到家属院，正好碰上妻子的好友阿美，她一看这阵势，感叹道：“可怜天下父母心，俯首甘为孺子牛啊。”阿美又凑到瑶瑶面前，打趣道：“瑶瑶告诉阿姨，你爸和你妈，谁更像老黄牛？”

女儿噤了嘴了半天，竟没理睬阿美。

我挺生气，训斥道：“这孩子，这么没礼貌，阿姨问你话，怎么不回答？”

女儿很委屈地说：“我不知道老黄牛是好词还是坏词。”

我挺纳闷：“这跟好词坏词有什么关系？”

女儿说：“妈妈说啦，是好词就说像妈妈，是坏词就是像爸爸，这样人家就会夸我聪明的。”

明修栈道

劝架

■李志胜

因为炒股的事儿，老婆和我闹得不可开交。同学大刘过来，两面和稀泥，直至最后拉我出去散心，才使得“家庭硝烟”没能继续弥漫。

我和大刘走到护城河，发现一个男人在河边的柳树下打一个女人，旁边围了许多人看热闹，却没人上前劝阻。“真是‘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’！”大刘半是感慨道，随即疾步迎了上去。

只见人堆里，那女的在哭，那男的在骂。从哭骂声中，我得知他们是两口子。可再大的事情也不能闹到如此地步啊！正当我不解眼前的局面时，忽听大刘高喊：“打吧！使劲打，干脆打破头离婚算了！”

众人的目光这下像被捅了窝的马蜂，迅即“蜇”向我们；那打架的两口子也毅然“休了战”。我感觉到了问题的严重性，急忙拉着大刘离开。

没想到大刘像没事人一样，依旧嘻嘻哈哈，我刚刚冷静的心绪地也欲冒火焰。大刘慢慢悠悠地说：“你别朝我瞪眼，我知道你怎么想的。刚才那两口子的素质不同于你两口子，我劝架用的是‘老中医的偏方——以毒攻毒’……”

大学纪事

当家教

■吴静

暑假快到了，我想挣点外快，就到人才市场贴了个求职广告——当家教。

这广告是真管用，第二天下午，我就接到了一个大太太打来的手机，说她要请个教汉语拼音的老师，让我过去面谈。我接罢手机，骑辆自行车，按照老太太提供的地址，很快就到了她家。

进门一看，只有老太太一个人在家。老太太很热情地把我让到沙发上，随后就开始谈起了价格。老太太出的价格实在是有点低，她让我每天下午教一小时拼音，工钱只给十元。

我听后就婉转地提出让老太太涨价，说现在的孩子都很调皮，当家教也挺费心的……可我话音刚落，老太太就接口说：你放心！让你教的学生一点也不调皮！你看，我这么大年纪了，能调皮吗？

我一听就瞪大了眼睛，想不到要辅导的学生竟会是眼前这位老太太。老太太见我疑惑地瞪着她，就说出了原委：老太太的儿子给她买了部手机，后来，当她知道打手机每分钟得好几角，而发短信息每条只需一毛钱后，就决心学习发短信息，可自己没上过学，不懂拼音，于是就请我当家教教她学习拼音……

悲天悯人

惦记一位妇女

■檀长乐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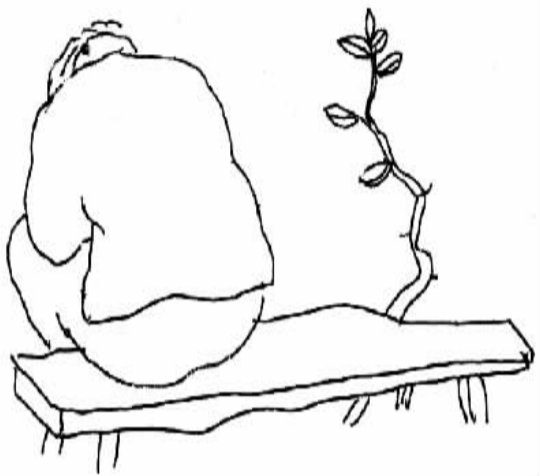
不晓得么样搞的，从昨天到现在，思维一有空隙，就想着那个女的。老想着不好，容易把脑子想出毛病来，不如把她写下来，这样可能就不会想了。

事情发生在昨天中午。下班的时候，天下起了老大的雨。

我早上停车的时候根本没想到要下这么大的雨，上车时才发现车子停的很不是地方——那是大院里的低洼处，为了进驾驶室，我的皮鞋成了胶靴，双脚被弄得透湿的。一路上加油门踩刹车的时候，脚下就发出呱呱呱呱的声音。进入小区大门后，我发现了她。当时是上坡路，她拉着一板车西瓜，极其艰难地爬坡。弓着身子，上身和地面平行。雨水无情地落在她的身上。

我对妻说，有卖西瓜的，要不要买一个？妻说，要买就买一个。于是我们就下车。见有买主，她很兴奋。我问：么价？她说：早上一块，现在八毛了，卖一个我就轻松一个！于是我们就让她帮着挑一个熟的，她就弯腰很认真在板车里挑选。她的头发被雨水淋得粘在了一起，衣服已经湿透，紧紧地裹在身上，连文胸都显了出来。我说，你要赶快回家去换衣服，不然要感冒的。她说，我们乡下人身体不值钱，不碍事的，等西瓜卖完再回家。说话间她就挑了一个八斤半的西瓜。过了秤，付过钱，我们拿了西瓜就进了车。

到家后，我突然冒出个想法。我对妻说，刚才应该叫那卖西瓜的来我们家换一身干衣服，你的衣服多。妻说，你当时怎么不叫呢？我说，当时我没想起来，再说我叫她也不合适，你叫她没事。妻快步走向阳台朝外望，雨还在下着，但已经明显小多了。那个落汤鸡的形象就在那个时候嵌入了我的脑子里……



啼笑皆非

一个屁股

■樊松双

在网上看到一位小学教师发的帖子。她说，她让学生用“只有……还是”造句，有个学生居然来了这么一句：“我只有一个屁股，还是两半的！”

我笑死了，就赶紧读给儿子听。儿子听了并没有笑，而是平静地问我：“您老人家是不是只有一个屁股？”我有点奇怪，但还是回答：“当然。”他又问：“那您的屁股是不是两半的？”我只好又答：“当然。”儿子耸耸肩说道：“既然您也只有一个屁股，而且也是两半的，那您干吗还要笑别人呀？”

人在江湖

眼力不错

■王恩亮

这几年阿张生意做大了，每天都有忙不完的事。经过再三约定，最近他才和我们这帮老同学坐在一起。

同学相见分外亲切，席间总有说不完的知心话。然而生意人就跟我们不一样，整个晚上阿张的电话铃声几乎就没断过。我实在忍不住了，便对阿张说：“我们同学难得一聚，你能不能关掉手机，让我们安安静静叙叙旧？”阿张笑笑说：“那可使得不得，一个电话就是一笔生意，你让我关机就等于断了我的财路！”

坐在一旁的小赵不以为然地对阿张说：“你不要老上升高度好不好，其他电话我不好说，起码你接过的前三个电话与生意无关，而且我还能断定他们都是什么人。”阿张感到很好奇，于是示意他说来听听。

小赵说：“第一个电话肯定是你下属打来的。你看了来电显示后，屁股没动就很严肃地仰起头，继而目中无人地对他们发号施令。我估计那人不是你的办公室主任就是司机。”阿张服气地点了点头。

“那第二个电话呢？”阿张明显来了兴趣。小赵点起一支烟继续说：“第二个电话是嫂夫人打来的。你拿起电话只走到门口就对讲起来。你时儿抓耳挠腮，时儿弯腰顿足，声音刚中有柔，眼中怨光四射。想必你是第一次说了实话，偏偏没有得到认同，因此你在做细致的解释工作。”阿张急忙敬了小赵一杯酒。

小赵胸有成竹地说：“哈哈，这第三个电话不用细说，你心里也明白。因为除了小蜜，没人能让你撇开同学，冲出门外通话达半小时之久。回来之后你没作任何解释，只是满面笑容地为大家添酒加菜。凭你张扬的个性，我断定除此之外你没有什么快乐不可以与我们同享。”

话到这份上，阿张笑笑没再做任何表态。但过了一会儿，他很诚恳地对小赵说：“我公司扩建新厂，正需风水先生指点，看你眼力不错，我高薪聘你来兼职怎样？”